龍門石窟看經寺洞羅漢羣像探討(二)

——西天祖師說的最早例證

陳清香

四、西天祖師說的最早例證

(一)祖師傳承的系譜說

看經寺羅漢像計二十九體，一般學者都認爲是依《歷代法寶記》所載的二十九位祖師而刻的，是和禪宗傳承系譜有關（註二十）。這一點或有待商榷之處。

自印度至中國的歷代傳法師承，一向是傳說分歧，沒有定論。南北朝時代，最具代表性的法藏傳承著錄，如南梁僧祐律師撰寫《出三藏記集》其中〈薩婆多部記目錄序〉錄了祖師五十三人，自大迦葉羅漢第一至達磨多羅菩薩第五十三（註廿一）。而〈長安城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宗相承略傳〉則載有自阿難羅漢第一至僧伽佛澄第五十四的五十四位祖師（註廿二）。此五十三、五十四位祖師名稱稍有出入，而均無事蹟記載。

至於元魏的吉迦夜共曇曜所譯的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，則雖記載了自大迦葉至師子尊者等二十三位祖師的名字，而每師均有個人的傳法事蹟（註廿三）。

《付法藏因緣傳》譯出後，後世佛教諸宗，便紛紛以之爲基礎另建立自己的法統。如天臺宗智者大師的《摩訶止觀》載有二十四祖，以《付法藏因緣傳》的二十三位祖師爲底本，再增加《薩婆多部記》所列第三祖「末田地」和《付法藏因緣傳》所列第三祖「商那修和」，並列第三，而成了二十四祖，這是天臺宗所建立的法統。而禪宗卻以此二十四祖爲底本，再增列四祖而成二十八祖，便是一般所稱的「西天二十八祖」之說。在宋初道原的《景德傳燈錄》完成後，西天二十八祖之說，

遂成定制，相沿至今。

㈡西天二十八祖說的成立年代

西天二十八祖之說，一般認爲眞僞難以考據，正確史實成分不大。只是此說法究竟起於何時？是值得推敲的一個問題。

有人認爲它是起於德宗慧炬（智炬，一作法炬）所撰的《寶林傳》，《寶林傳》所列最後四祖是參考《達摩多羅禪經》所列九祖而成的（註廿四），是故天臺宗人大加撻伐，認爲沒有根據。而《寶林傳》書成的時間在德宗貞元十七年（公元八〇一年）（註廿五），已是九世紀初年的事。

近代學人胡適卻認爲「西天二十八祖」說應是起於六祖慧能的弟子神會和尚（註廿六），且在神會晚年。依胡適的考證，神會生於咸亨元年（公元六七〇年），卒於肅宗寶應元年（公元七六二年）（註廿七）。胡適認爲神會晚年造西天二十八祖說，以取代他早年所說的西天八祖說。

印順老法師卻認爲西天二十八祖說約形成於公元七三〇年，他認爲初期禪師粗略的西國七代說，略加注意，就會發覺一千多年只有七代，確定是不妥當的，於是有二十八代（或二十九代）說的興起（註廿八）。

而如今看經寺洞羅漢卻明白的顯示，七世紀末八世紀初，已有二十九祖的流傳，這比《寶林傳》的八世紀初早一個世紀，比胡適的神會晚年說早半個世紀，比印順老法師的公元七三〇年說早三、四十年。

至於西天是二十八祖或二十九祖，印順老法師認爲原則是一樣的，都是《付法藏因緣傳》與〈禪經序〉的結合，他說：

「在《付法藏傳》的基礎上，加上〈禪經序〉的（除去迦葉、阿難、末田地——三師，因為是重複的）舍那婆斯、優波崛、婆須蜜、僧伽羅叉及達摩多羅（或作菩提達摩、菩提達摩多羅）——五師。從《付法藏傳》的迦葉到師子尊者——第二十四世；加上〈禪經序〉的舍那婆斯等五世，成二十九世說。」（註廿九）

持二十九祖說的，如李華所作〈左溪大師碑〉碑文云：

「佛以心法付大迦葉，此後相承，凡二十九世，至梁魏間，有菩薩僧菩提

達摩禪師傳楞伽法。」（註三十）

左溪大師玄朗爲天臺宗八祖，卒於天寶十三年（公元七五四年）。另外，《歷代法寶記》也持二十九祖說。此書是出於成都保唐寺無住一脈的和尚，源出於弘忍門下智詵，智詵傳處寂，處寂傳無相，是爲衆淨寺一派。無相又傳無住，是爲保唐寺一派。此書約完成於公元七七五年。若因此書記載西天二十九祖，而將之看成是看經寺洞二十九尊羅漢像創作的依據，那是倒因爲果的謬誤，看經寺洞至少早《歷代法寶記》七十年開鑿，早六十年已經完成。

㈢看經寺羅漢像應是出自北禪系統之手

看經寺洞雕造的年代，如果定在武則天在位的時代，則正是神秀大師應詔赴東京，接受朝廷禮遇供養，使北禪如日中天的時代。神秀是弘忍的上座弟子，雖然《壇經》將他說成是一個作偈子未見性、且沒有得到五祖傳衣鉢的和尚，但是他應則天皇帝的寵召，接受九五之尊的跪拜禮，以及國師的尊號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
「……弘忍以咸亨五年卒，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，則天聞其名，追赴都，肩輿上殿，親加跪禮。敕當陽山置度門寺，以旌其德，時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，聞風爭來謁見，望塵拜伏，日以萬數。中宗即位，尤加敬異，中書舍人張書嘗問道，執弟子之禮，退謂人曰：禪師身長八尺，龐眉秀耳，威德巍巍，王霸之器也。」（註卅一）

神秀死於神龍二年（公元七〇六年），張說作〈大通禪師碑〉，稱他爲「兩京法主、三帝國師」（註卅二），兩京指長安、洛陽；三帝則是指則天帝、中宗、睿宗。可知他稟承東山宗的法脈，聲望披及北方，使兩京成爲全國禪學的中心。他的弟子普寂、義福，在他死後仍享有大名。

普寂修撰杜朏的《傳法寶記》（註卅三），將淨覺《楞伽師資記》以求那跋陀羅爲初祖的法統（註卅四），改成以菩提達摩爲初祖的傳承。將第六祖並列法如、神秀二人，而不提韶州的慧能（註卅五），並且在嵩山豎碑銘，立七祖堂，儼然以七祖自居（註卅六）。

如果將看經寺洞雕造的年代，定在玄宗初年，則北方當時也仍然是北禪的天下。

依胡適的考證，神會和尚是在開元二十年（公元七三二年）在滑台大雲寺設無遮大會，公開演說「菩提達摩南宗的歷史」，指稱北宗禪是漸教、是旁支，南宗禪是頓教、是正統，北禪神秀無衣鉢，而韶州慧能方是得弘忍衣鉢的傳人。

神會於天寶四年進入洛陽（公元七四五年），大倡南宗宗旨，使得北禪漸衰，天寶八年又在洛州荷澤寺定宗旨，南禪更盛。

「**續於洛陽大行禪法，聲彩發揮，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，若不忍之魚鮪附沼龍也。從見會明心，六祖之風盪其漸教之道矣。南北二宗，時始判焉。致普寂之門楹而後虛。**」（註卅七）

可知南禪的盛於洛陽，必在天寶四年以後，看經寺洞的羅漢像雕造於南禪系統勢力尚未北上，必不可能是依南禪系統的意見而雕造的。

在武則天在位時，已在擂鼓中洞大萬五佛窟以線刻畫造了二十五祖師像，那應是依《付法藏因緣傳》所列二十三祖師，再加上二位祖師而成的。既已有西天二十五祖像，何以短時間內再造更大規模的二十九祖師像？

是不是神秀在北方儼然以六祖自居，或普寂以七祖自居，爲了建立自己的法統，而先建西天二十九祖說？因而奏請朝廷，開鑿石窟雕造二十九尊羅漢？

如果看經寺洞的二十九尊像，確是依據《歷代法寶記》的內容而刻的，那麼看經寺洞完成的年代，便應向後推移至公元七七五年以後，那已經是安史之亂之後的大唐，藩鎮割據，經濟力大減的時代，朝廷還有能力再開鑿大窟嗎？

看經寺洞的羅漢像題材，爲中國禪宗史，祖師傳承說又提出了另一個懸案。

依此一懸案，筆者暫下的結論是：看經寺洞羅漢像完成於北禪聲望在洛陽如日中天的時代，其中二十九尊像的題材，推翻了近代學者一向主張的「西天二十八祖或二十九祖出自南禪系統」的說法。其次，二十九尊像題材，也將西天二十八或二十九祖之說的成立年代，向前推進了三十至四十年。它是「西天祖師說」的最早例證。

【註釋】

一　見《中國美術辭典》，「洞窟、摩崖造像」，龍門看經寺羅漢條。

二　見宮大中《龍門石窟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三版。

三　見溫玉成〈近瞻寶相，儼若金身，遠鑒神光，湛若留影，龍門石窟雕刻藝術淺論〉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》彫塑篇十一〈龍門石窟彫刻〉。

四　玄奘自西域取回的佛像計有：

(A)摩揭陀國，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三寸。

(B)擬婆羅尼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（一說尺有五寸）。

(C)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，刻檀寫眞像，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二尺九寸。

(D)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下寶階像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四尺。

(E)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。

(F)擬那羅國伏毒龍所留影像，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（一說尺有三寸）。

(G)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。以上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及《大唐西域記》十二。

五　依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：

「……十二月戊辰，又敕太常卿江夏，王道宗將九部樂，萬年令宋行質，長安令裴方彥，各率縣內音樂及諸寺幢帳，並使豫極莊嚴。己巳旦集安福門街，近像送僧入大慈恩寺，至是陳列於通衢，其錦綵軒檻魚龍幢戲，凡千五百餘乘，帳蓋三百餘事。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，金銀像兩軀，金鏤綾羅幡五百口，宿於弘福寺。并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，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，及諸車上，處中而進，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，車上豎長竿懸幡，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，爲前引儀。又莊寶車五十乘，坐諸大德，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，次文武百官，各將侍衛部列陪從。大常九部樂挾兩邊，二縣音聲繼其後，而幢幡鐘鼓，訇磕繽紛，眩目浮空震曜都邑，望之極目，不知其前後。皇太子遣

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，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，敕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使，與武侯相知檢校，帝將皇太子後宮等，於安福門樓手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，衢路觀者數億萬人，經像至寺門敕趙公英公中書褚令，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，奏九部樂，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。……」

六 王玄策出使天竺見《舊唐書》一百九十八卷〈西戎列傳〉。另外《法苑珠林》二十九引〈王玄策行傳〉云：「西國瑞像無窮，且錄摩訶菩提樹云：昔師子國王名尸迷卻拔摩……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，兄名王主，弟名梵主，兄造其塔，高百肘，帝造其寺，其像自彌勒造成以來，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，未有寫得。王使至彼請諸僧衆，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，方得圖書，彷彿周盡，直爲此像出其經本，向有十卷，將傳此地，其匠宋法智等，巧窮聖容，圖寫聖顏，來列京都，道俗競摸。」

七 依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所載：「敬愛寺佛殿內菩提樹下彌勒菩薩塑像，麟德二年自內出。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爲樣，巧兒張壽宋朝塑，王玄策指揮，李安貼金。」

八 日本學者鈴木敬、松原三郎認爲則天期前後爲唐代佛教彫刻史最重要的變革期，也是中國佛教造像的寫實主義的完成期，見《東洋美術史要說》下卷〈中國、朝鮮〉篇。

九 見《佩文齋書畫譜》。

十 賓頭盧尊者，全稱爲賓度羅跋羅惰（Pindola Bh-aradvaja）尊者，是《法住記》所載第一尊者。

十一 《法住記》，全稱爲《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》一卷，唐玄奘譯。

十二 見《高僧傳》卷五〈道安傳〉。

十三 依《法苑珠林・聖僧部》云：「自大覺泥洹，法師聖衆，開士應眞，導揚末敎，並飛化衆刹，隨緣攝誘，感殊則同室天隔，應合則異境對顏。宋泰始之末，正勝寺釋法願，正喜寺釋法鏡，寺始圖畫聖僧，列坐標擬。迄至唐（爲齊之誤）初

，亟降靈瑞，或足趾顯露，半現於柱間，或植杖遺跡，印陷於平地，所以梁帝聞而讚悅，敬心翹仰，家國休感，必於齋供，到永明八年，帝躬弗愈。雖和鵲薦術，而菌褥猶滯。乃潔心發誓，歸命聖僧，敕於延昌殿內，七日啓請，供飯諸佛及衆僧賢。齋室嚴峻，輕塵不動。七日將滿，方感靈應，乃有天香妙氣，洞鼻徹心，映蔽燻爐，無復芳勢。又足影履跡，布滿堂中，振錫輕越，響發牖外，睹蹤聞香，皆肅然魂聳，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，咸同見聞，登共奏啓。於是齋坐既異，而御膳康復。所以遍朝歸依，明驗神應。……」

十四　道宣律師《感通錄》云：「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嶽名山，皆有聖人，爲住佛法，處處有之，人有供設，必須預請，七日已前，在靜室內，安置壇座，燒香列疏，閉戶祈求，無不感應。至時來赴，凡聖難知，若不爾者，緣請既多，希來至飯。今時有作賓頭盧聖僧像立房供養，亦是一途。……」

十五　見《高僧傳》卷五〈道安傳〉。

十六　金塔寺石窟，位於張掖城南六十餘公里祁連山境，現存窟兩個，東窟較大，西窟較小，高四三〇，寬七九〇，殘深三九〇厘米，中心柱壇基以上下層每面各鑿一龕，每龕各塑一佛像，結跏趺坐，龕外兩側各塑一菩薩像。中間四面分別塑二坐佛、彌勒佛和思惟菩薩，佛與菩薩兩側塑菩薩或弟子，均爲坐式。見董玉祥、岳邦湖〈炳靈寺等石窟彫塑藝術〉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・雕塑篇九》。

十七　麥積山第〇〇一窟佛涅槃塑像，爲明代重修，但窟內尚遺有北魏塑像，故推測原北魏時代就有涅槃造像。見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》〈麥積山石窟〉，臺北，一九八四年。

十八　見《中國石窟・敦煌莫高窟》，文物出版社。

十九　見〈雲岡石窟〉。

二十　見溫玉成〈龍門石窟雕刻藝術淺論〉。

廿一　《薩婆多部記》所載五十三師，分別爲(1)大迦葉(2)阿難(3)末田地(4)舍那婆斯(5)優婆崛(6)慈世子(7)迦旃延(8)婆斯密(9)吉栗瑟那(10)長老協(11)馬鳴菩薩(12)鳩摩羅馱(13)韋

羅(14)瞿沙(15)富樓那(16)後馬鳴(17)達摩多羅菩薩(18)密遮迦(19)難提婆秀(20)瞿沙羅(21)般遮尸棄(22)羅猴羅(23)彌帝麗尸利(24)達磨達(25)師子(26)因陀羅摩那(27)瞿羅忌梨婆(28)婆秀羅(29)僧伽羅叉(30)優婆羶馱(31)婆難提(32)那伽難(33)達磨尸梨帝(34)龍樹(35)提婆(36)婆羅提婆菩薩(37)破樓提婆(38)婆修跋摩(39)毗票慧多羅(40)毗樓(41)毗闍延多羅菩薩(42)摩帝麗菩薩(43)訶梨跋暮菩薩(44)婆秀槃頭菩薩(45)達磨達帝菩薩(46)旃陀羅(47)勒那多羅菩薩(48)槃達頭多(49)弗若密多羅(50)婆羅多羅(51)不若多羅(52)佛馱先(53)達摩多羅菩薩。

廿二 長安城齊公寺《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宗相承略傳》所載五十四師，分別爲(1)阿難(2)末田地(3)舍那婆斯(4)優婆掘(5)迦旃延(6)婆斯密(7)吉栗舍那(8)勒比丘(9)馬鳴菩薩(10)瞿沙(11)富樓那(12)達摩多羅菩薩(13)寐遮迦(14)難提婆秀(15)巨沙(16)般遮尸棄(17)達摩淨帝(18)羅猴羅(19)沙帝具尸利(20)達磨巨沙(21)師子(22)達摩多羅(23)因陀羅摩那(24)瞿羅忌利(25)鳩摩羅大菩薩(26)衆護(27)優婆難提(28)婆婆難提(29)那伽難提(30)法勝菩薩(31)婆難提菩薩(32)破樓求提(33)婆修跋慕(34)比票瑟嵬彌多羅(35)比羅(36)比闍延多羅菩薩(37)摩帝戾披羅菩薩(38)訶梨跋暮菩薩(39)婆秀槃頭菩薩(40)達磨訶帝菩薩(41)旃陀羅(42)勒那多羅(43)槃達頭多(44)不若多羅(45)佛大尸致利(46)佛馬馱悉達(47)以鬘爲證不出名羅漢(48)婆羅多羅菩薩(49)佛大先(50)曇磨多羅(51)達磨悉大(52)羅羅(53)耶舍(54)僧伽佛澄。

廿三 《付法藏因緣傳》所載二十三位祖師是：(1)摩訶迦葉(2)阿難(3)商那和修(4)優婆掬多(5)提多迦(6)彌遮迦(7)佛陀難提(8)佛陀密多(9)協比丘(10)富那奢比丘(11)馬鳴菩薩(12)比羅比丘(13)龍樹菩薩(14)迦那提婆(15)尊者羅猴羅(16)僧伽難提(17)僧伽耶舍(18)鳩摩羅馱(19)闍夜多(20)婆修槃陀(21)摩奴羅(22)鶴勒那夜奢(23)師子。

廿四 《達摩多羅禪經》（東晉佛陀跋陀羅譯）所載九位祖師爲(1)大迦葉(2)阿難(3)末田地(4)舍那婆斯(5)優波崛(6)婆須蜜(7)僧伽羅叉(8)達磨多羅(9)不若蜜多羅。

廿五 《寶林傳》爲唐德宗貞元十七年，建康沙門慧炬，與天竺三藏勝持編禪宗諸祖傳法之記識，及宗師之機緣，名爲《寶林傳》，見《釋氏稽古略卷》第三。

廿六　依胡適跋〈頓悟無生般若頌〉：「我現在主張二十八祖之說成立雖甚晚，而起來卻在神會生時，也許即是神會所倡，他初說達摩以前西國只有八代，有他的語錄殘卷爲證。後來此說漸漸修正，改爲二十八代說。」另外在〈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世界〉一文中云：「二十八代之說，大概也是神會所倡，起於神會的晚年，用來替代他在滑臺所倡的八代說。」見《神會和尚遺集》，臺北，一九六八年。

廿七　見胡適新校定的《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兩種》，附記神會和尚的生卒年的新考證。

廿八　見印順著《中國禪宗史》第六章〈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〉一文（一九七一年，臺北）印順認爲二十八祖說是流行於京洛的神會門下所說的，是二十九祖中不取末田地，或沒有彌遮迦而成二十八世。如荷澤門下別派（西元七八一年）所作的〈曹溪大師別傳〉立二十八祖。《壇經》敦煌本，從七佛到慧能，共四十世。如除去七佛，中國的慧可到慧能，那末迦葉第八到菩提達摩第三十五，也正是二十八世。荷澤神會門下爲了傳宗，而對《壇經》有所添糅，二十八世是合於荷澤門下所說的。這一「二十八祖說」，一直爲荷澤所採用，圭峯（公元八二三年）造《圓覺經大疏鈔》也正是採用這一說。

廿九　見印順法師著《中國禪宗史》，一九七一年，臺北。

三十　出自《全唐文》卷三二〇。

卅一　見《舊唐書》一九一卷列傳一四一〈方技列傳〉神秀條。

卅二　〈大通禪師碑〉文曰：「久視年中，（公元七〇〇年）禪師春秋高矣，詔請而來，趺坐觀君，肩輿上殿，屈萬乘而稽首，洒九重而宴居，傳聖道者不北面，有盛德者無臣禮，遂推爲兩京法主，三帝國師。」

卅三　《傳法寶記》，依大正大藏經八十五冊第二八三八卷所錄，爲京兆杜朏字方明撰，原爲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殘卷，原編 Pelliot 二六三四號。而胡適卻認爲《傳法寶記》是普寂所修撰的，杜朏只是代筆或借名的人。見校寫〈菩提達摩南宗定是

非論〉後記。

卅四 〈楞伽師資記〉所列的法統依次是：

第一、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

第二、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

第三、齊朝鄴中沙門惠可

第四、隋朝舒州思空山璨禪師

第五、唐朝蘄州雙峯山道信禪師

第六、唐朝蘄州雙峯山幽居寺弘忍大師

第七、唐朝荊州玉泉寺大師諱秀，安州壽山寺大師諱頎、洛嵩山會善寺大師諱安

第八、唐朝洛州嵩高山普寂禪師

卅五 《傳法寶記》所列的祖師傳承依序爲：

東魏嵩山少林寺釋菩提達摩

北齊嵩山少林寺釋惠可

隋皖公山釋僧燦

唐雙峯山東山寺釋道信

唐雙峯山東山寺釋弘忍

唐嵩山少林寺釋法如

唐當陽玉泉寺釋神秀

卅六 李邕撰〈嵩岳寺碑〉：「達磨菩薩傳法於可，可付於璨，璨授於信，信恣（資？）於忍，忍遺於秀，秀鍾於今和上寂，皆宴坐林間，福潤寓內。」見《全唐文》二六二，此碑文原是爲神秀立的碑文，普寂尚在世，而已以七祖自居。因此神會的〈南宗定是非論〉說：「今普寂禪師在嵩山豎碑銘，立七祖堂，修《法寶記》，排七代數。」

卅七 見宋贊寧等撰《宋高僧傳》卷八〈神會傳〉。

（全文完）